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 在荒野上到处游荡

连俊超◎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 在荒野上到处游荡

连俊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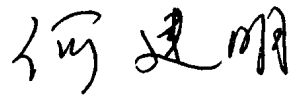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最后，希望通过广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坛能出更多的小小说名家、大家，出更多的小小说经典作品，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小小说作品集。让我们一起期待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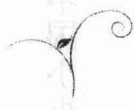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何建明' (He Jianming).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 目 录

## ■ 作品荟萃

当 时 .....	(1)
一杯酒的问题 .....	(4)
九月八号 .....	(7)
一种状态 .....	(9)
我是这样成为英雄的 .....	(12)
雷阵雨 .....	(15)
另一种状态 .....	(18)
绑 架 .....	(21)
证 据 .....	(23)
夏天的故事 .....	(26)
秋 天 .....	(29)
自由国度 .....	(32)
冬 天 .....	(35)
没有季节的故事 .....	(38)
寒冬还是暖冬 .....	(41)
最后的村庄 .....	(44)

一叶扁舟 .....	(47)
过去时 .....	(50)
夜 晚 .....	(53)
荒野马车夫 .....	(56)
影子的征途 .....	(59)
春 雨 .....	(62)
白 描 .....	(65)
人生一章 .....	(68)
绝 唱 .....	(72)
恋曲 1990 .....	(75)
恋曲 2000 .....	(78)
河边的错误 .....	(81)
秋 韵 .....	(84)
流 放 .....	(87)
时间之外的村庄 .....	(90)
远 处 .....	(93)
在路上 .....	(96)
去往秋天的道路 .....	(99)
白 夜 .....	(102)
黑 天 .....	(105)
某个人的灵魂 .....	(108)
心情治疗所 .....	(111)
飞翔的母鸡 .....	(113)
消 失 .....	(115)
桨声何处 .....	(118)
姓 名 .....	(121)
将来时 .....	(124)
发 生 .....	(127)



出 走 .....	(130)
好望角 .....	(133)
上 坡 .....	(136)
向东还是向西 .....	(139)
父亲的站台票 .....	(142)
五号病床 .....	(145)
醉清风 .....	(148)
暗 算 .....	(151)
往 事 .....	(154)
电 话 .....	(157)
那年冬天好大雪 .....	(159)
瓦刀看见的事情 .....	(161)
1986 年落雪时分 .....	(164)
从我窗前经过的人 .....	(168)
在 1986 年的阳光下奔跑 .....	(171)
有没有人为我哭泣 .....	(174)
黄昏在 1986 .....	(177)
天花板 .....	(181)
蟑 螂 .....	(184)
遗体告别仪式 .....	(187)

## ■ 创作评论

进入文学的叙事 .....	秦 俑 (190)
穿越时空隧道，走在现实中间 .....	书 剑 (193)
不从俗的连俊超 .....	临川柴子 (196)

## 当时

“当时你笑了！”刘三突然猛灌了一口酒，对我怒目而视。

“什么呀？”我很无奈地放下酒杯，我看到窗外的阳光很是刺眼。

“当时你不仅笑了，”刘三伸出食指点着我的脑袋说，接着他变戏法似的将中指也伸了出来，“你还笑了两次！”他那两根筷子似的手指在我面前拼命地晃动。

我不知道刘三哪来的这么大火气，他一声咆哮就把酒馆里那些无所事事的注意力都召集了过来。

我欠了欠身子，将两只胳膊架在桌面上，压低了嗓音：“说清楚。”

“七月二十三日，”刘三扶正镜框说，“那天有阵雨，是不是？”

有一星唾沫飘落在我的脸上，这让我想起了七月二十三日的小阵雨，于是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那天的阵雨是下午两点左右下的。”刘三好像在用唾沫进行现场模拟，“那时我正骑着摩托车送我丈母娘。我没料到路上会下雨。我丈母娘有风湿病，淋不得雨，我一看雨点落下来我就加快了车速。谁知到一号红绿灯处拐弯太急，路又滑，我们就摔倒了。”

“你说当时我笑了是怎么回事？”我边说边擦去脸上那些七月二十三号的雨滴。

“他妈的！”刘三立刻勃然大怒，“就在我和丈母娘摔倒在那一片脏水中，弄得满身都是臭烘烘的泥浆时，你却站在一旁乐呵呵地笑！你是老子最好的哥们儿，却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站在一边大笑！你笑一次还不够，你还笑了两次！第一次你站在一边，第二次你骑了一辆摩托车，上边还坐了一个骚娘们儿！”

“你让我想想。”我说。

“才过去几天的事，你好好想想。”刘三咬牙切齿。

我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七月二十三号的那一阵小雨。下雨的时候我正走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我记得我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雨点很稀，我走在梧桐树下就感觉不到了。那天我好像很无聊，至于它的产地及制造商，有待考证。我像一个弹簧振子似的在长约千米的街道上来回游荡。途经一号和三号红绿灯时，我像一头公牛一样朝着红色狂奔，然后在一串串悦耳的刹车声中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对了，下雨的时候我意外地在清洁便道上发现了一个易拉罐，我就热情地邀请它加入了我的无聊之旅。它很配合我，每次我“射门”时，它都努力使自己飞得高、飞得远，我因此获得了好几次被攥起衣领的机会，甚至有一次我脸上还吃了几个大馒头。那时，我好像看见好友许大头正开车经过，我就朝他点头示意。他在车里又说又笑，还在旁边的一个肩膀上拍了几下。轿车转眼飘进了迷蒙的雨帘。

“想起来没有？”刘三很不耐烦。

“我那天确实一直在笑，我也有好几次经过一号红绿灯。但我没看见你，也没有看见你丈母娘，我更没有骑摩托车带一个骚娘们儿。至于你说的我站在一旁嘲笑你，那是胡扯！”我很肯定地说。我想起那天在街上见到过许大头，于是我补充说：“不信你再问问许大头，那天我遇见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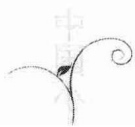
刘三电话打过去没多久，许大头就把他那肥硕的身体放在了我和刺眼的阳光之间。他二话没说就端起我那杯冷啤一饮而尽。

刘三早已迫不及待地对许大头讲述了事情的原委。许大头听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都是好兄弟，要真有那回事，你就认个错吧！”

许大头的話让我感到口渴难耐，我抓起酒杯仰头猛灌，却连一滴水珠也没尝到。我感到喉咙变成了一片干涸龟裂的土地，上面跳跃着欢快的火苗。火苗冲出去的时候势不可挡：“都是胡扯！我根本没有看见什么他妈的骑摩托车摔倒，更没有站在旁边嘲笑！”

“得了吧！我算看透了！哼！”刘三像是在喷火球。他把最好一杯酒倒在火球上，甩着粗壮的胳膊冲了出去。“何必呢？”许大头亲切地拍了拍我





是十年前的醇酿啊！’别人他都一一倒酒了，就是不给我倒。你说，咱们几年的哥们，许大头他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丢人吗？”

刘三的讲述饱含激情，使我听得入了迷。我听到刘三说：“这个许大头是成心要我难堪。你瞧着吧，我要让他好看。”我放下酒杯说：“不至于吧？这事儿……”

刘三像屁股上装了弹簧一样弹起来，叫道：“你懂个屁！”然后他似乎脚底也装了弹簧，将自己弹出了酒店。

两天之后，我接到了许大头打来的电话。于是我又朝酒吧走去。

许大头在酒吧门口迎我。他离我老远就不停地往我耳朵里灌输愤恨的词汇：“太不像话了，太小看人了！真他妈的太狠啦！”

“怎么了？”

“他刘三干了不是人干的事！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了台，他什么意思？故意跟我过不去嘛！他跟我说请我们吃饭的，他把傻蛋他们的位子、筷子都准备好了，唯独没有我的，最后他们都开始吃了我连站的地方还没有！我什么时候对不起他了？他这不是让我丢人吗，气死我了！”许大头肥胖的身体随着他激动的讲解而颤动不已。

我想起刘三说的“金冠”的事，于是我试探地问道：“是不是那次你没让刘三喝你的‘金冠’酒使他不愉快啊？”

“什么时候？”许大头脸上长满了迷茫的荒草。他的小眼睛像草叶上的露珠一样闪着光芒。

“就是刘傻蛋、王二流子他们在你家打牌的那天。”

“那天我给他倒酒了呀！好像是最后给他倒的。”荒草的长势很旺。

“刘三说你最后倒酒时你老婆回来了，你就把那杯酒倒进了自己嘴里。”

许大头脸上的迷茫荒草遭遇了秋天。他流露了顿悟的表情：“对了，我是怕被老婆看到，就赶紧把那杯酒灌进了自己嘴里。最后忘了给他倒了。可他也不必故意对我这样啊！”

许大头喝了一口酒，突然对我嚷道：“既然他这么在意，我就让他看看什么是不愉快，等着瞧！”

没等我反应过来，许大头已经冲了出去，剩下我一人坐在那儿。我想，你刘三和许大头干吗都对我大呼小叫的，这不是在让我丢人吗？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你们等着瞧！

么不说话啊？我就想给他提一下，可毕竟都是在整天一起玩的哥们儿，我能直接说吗？我就想从汽车说起。我说，嫂子出门开车吧？许大头生气似的‘哼’了一声说，她那么笨，才不会开车呢！我又说，那这车可成了你的私有财产了啊？许大头笑笑，继续抽烟。我心想，他借我的钱买车的，现在提起车他竟然想不起曾经借过我的钱。”

我打断刘三说：“不是他让你去他家拿钱的吗？”

刘三很感激似的看着我，说：“对呀！是他让我去的。我并没有主动向他要过这笔钱。可你看看这事儿，我去了，他却哑巴似的一声不吭。像话吗？！”刘三似乎越讲越激动。

我淡淡地笑了笑：“可能是忘了吧？”

“什么忘了？”刘三怒目圆睁，“这事能说忘就忘吗？况且钱都借了一年啦。最后是他提出要我去的呀！你想，我在他家豪华沙发上坐了整整一下午。后来我又问他真皮沙发多少钱买的，他仍然没想起还我钱的事。最后我看天一点点地暗下来了，许大头他不可能再提还钱这回事了，就推脱说还有事要走。你猜许大头他怎么说？他竟然要留我吃饭！”刘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我还没吃过一顿晚饭吗？这也太欺负人了！我真想回去骂他许大头一通，转念一想还是算了。真认识他许大头了！”刘三重新给自己点了支烟。

我说：“都是朋友，别为了这点事弄得不高兴！”

刘三狠狠地将刚抽过一口的烟在地上蹭灭，骂道：“他妈的，九月八号老子算倒霉了，许大头不还钱不说，家里那婆娘旧病复发，把老子在门外关了大半夜！”

“算了，这事就这样过去，要不改天我给许大头提提？”我说。

“没你的事！我会自己解决的。你就看吧！”刘三咬牙切齿。

我正打算说另找词语劝解，刘三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看，说：“还有脸给我打电话？”然后他把手机贴到脸上。

我听到许大头在里面说：“……二十号你过来吧！”

刘三骂道：“你站着放屁不腰疼！这事你看着办吧！”然后他挂掉电话，冷笑一声，像往常一样独个冲出了酒吧。

## 一种状态

从公司出来，我直接去了后庙大街。老婆已嘱咐多次，让我到后庙街为岳父买一幅字画，在他大寿时献上。

后庙大街是一条古玩街。这里还保留着几处古代的建筑，以“观龙台”最为出名。然而此楼阁历经多年风雨，早已是墙颓瓦残了。木窗上的石块已将窗子压得口歪眼斜。墙上那块白色的“危房”标志像一张医用胶带似的贴在上面，使得它的病态更加明显。它像一个乞丐似的蜷缩在城市的角落，用无精打采的眼睛看着人们在自己面前行色匆匆。

在这儿见到刘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刘三走在后庙大街上的神态落寞而孤寂。我走过去，拍了拍刘三的肩膀。他扭着脖子盯着我瞧了半天，才想起说话：“哦，是你呀！”

“你怎么这副模样？”我说。

刘三很无奈地叹口气，说：“你说，观龙台那屋里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你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又不是没见过，有什么稀奇的？再说，房顶都破大洞了，不定什么时候塌下来，就成一堆废墟了。对了，老婆让我今天给老丈人买幅字画，你帮我看看啊！”

刘三说：“昨天我突然想进观龙台瞧瞧。昨夜我眼都没眨，今天就不由自主地走来了。”

“观龙台没什么好看的。前年我一个外省的朋友来这游玩时提出过参观龙台，你说那破玩意没什么价值，还是危房。现在你怎么又发神经想去了？”我说。

“昨天我听一个老头说了几句话后突然想进去看看。”刘三满脸愁容。

“那老头说的什么话？”

刘三停下脚步说：“那老头语重心长地教育一伙年轻人。他说别的话我没听清，我只听见他说的‘不要进去了，千万别去’几句。不知怎么回事，我一听到他说那句‘千万别去’，我就感觉有种力量拉着我往观龙台走，我管不了自己的脚。”

“你真是的，老头不让别人去，你犯哪门子病想去呀？”

刘三脸上露出很无奈的表情，说道：“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双腿，好像是它们主动要来的。这不？我又在往观龙台走了。”他指着自己的腿。

我看到他那双腿很欢快似的往前行进。我拉住刘三说：“走，帮我买幅字画。”刘三被迫跟着我走进了一家字画店。他不停地嘟囔着：“我不舒服，我心里不舒服，怎么回事啊？”

我拿着字画走出店铺，本想和刘三一起小坐一会，可他一声不吭就往观龙台的方向走去。我追上他，拽住他的胳膊，说：“你是不是犯病啊？走，到酒吧坐一会儿！”

刘三像一个孩子似的跟在我身后。他坐在酒吧转椅上时，双腿像抖虱子似的不停地哆嗦，屁股在椅子上转圈磨蹭。我说：“刘三，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刘三放下酒杯，用软绵绵的眼神望着我，张着嘴巴艰难地呼吸，他的呼吸中含着三个字：“不知道！”我给他要来一杯水，说：“赶紧喝口水！”刘三喝了一口，对我说：“我得回家啦！”

我说：“那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再走。”说着我把刘三送到了门口。刘三走上大街后立即像以往那样脚步铮铮有声。他对我摆摆粗壮的手臂：“你回去坐着吧！”

我一直坐到午夜，这才想起出门时老婆的叮咛：“可千万别喝酒啊！”我打发右手往邻座摸了一下，知道字画还在，便抓起它出了酒吧。

第二天，我躺在沙发上睡得正酣，感觉耳朵被长短不齐的鞭子反复抽打。我睁开眼睛，老婆双手叉在腰间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嘴唇飞快地动着。我坐了起来，我的手机响得很是时候。它一叫，老婆就闭嘴了。

电话里，刘三说：“我在人民医院。”

“怎么搞的？”我急切地喊道。

“昨天晚上我从酒吧出来后，去观龙台了。他妈的，我费了好大劲把

## 雷阵雨

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和刘三并排坐在公园的栏杆上，任由粗壮纤细颜色各异的腿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眼下我们又重复着这种状态。

“不行！”刘三嘴里蹦出俩字。然后他狠命地吸一口烟，将烟蒂弹了出去。

“怎么了？”我问。

刘三看也不看我，就像弹烟蒂一样把自己弹了出去。

我立即起身追上他，说：“你怎么了？”

刘三被我扯住衣袖后并没有停下脚步，于是我被迫扮演了刘三尾巴的角色。这条尾巴渐渐变得沉重，使得刘三不得不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向我展示了一张极其忧郁的面孔。他的嘴唇飞速启合：“昨天看天气预报了没有？”

“看了，说今天白天有雷阵雨。”

“他妈的，不但说有雷阵雨，还说伴有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现在天都要黑了，连蚂蚁尿一样的小雨都没下！”刘三的手掌在大腿上拼命地拍打。

他的喊叫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行人，而且磁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这情形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故作轻松地拍拍刘三的肩膀说：“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老子盼了一天的雷雨、大风，到现在连个屁也没有！”刘三像一只发狂的野狗一样咆哮，容不得我插半句话。当我再次拍他的肩膀时，他竟然猛地甩开我的胳膊，挥着硕壮的拳头吼道：“不能就这样算了！”然后他阔步前行。我看见一位妇女疾步赶上刘三，喘着气说：“大兄弟，你说得对，

不能就这么算了！说好了下雷阵雨，怎么能不吭声就没了呢？”

刘三盯着妇女，像是望着久违的老友。他颤抖的声音表达了他的激动心情：“走，咱们去气象局问个清楚！”

妇女对人群喊道：“大家一起去吧！”那群受刘三磁性影响的人立即像铁屑似的奔向刘三。

我跟在人群后面，听他们大声痛斥气象工作人员的不负责态度：“太不像话了，说好下冰雹、打炸雷的……”

路人无不向他们投来惊异的目光，还被他们的喊叫拽进了他们的队伍。于是我看到我所在的队伍迅速壮大。马路上的汽车都不得不退而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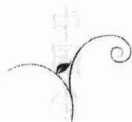
当黑暗压到地面时，大门紧闭的气象局同样遭遇了我们的兵压境。我们的队伍在刘三的带领下和处于睡眠状态的气象局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对峙，然后刘三站在队伍的前面喊话：“同志们，大家都清楚这事全怪气象局，它把本来是咱们的雷阵雨给弄没了，现在他们没人出面处理，我看他们是没这个能耐了。咱们必须团结起来处理了……”

刘三发言时，队伍里静寂无声。然而我的手机在这时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刘三立即像一只发怒的狮子一样扑到我身边，张开了血盆大口：“就你他妈事多！大家都在商量雷阵雨的事，你却在这捣乱！”在刘三的怒斥声中，我看到队伍里还有许多刘三的同类虎视眈眈地瞪我，于是我的双腿很知趣地触电似的竖直，迅速逃离了危险境地。

午夜，一阵雷声像抽我耳光似的震痛我的鼓膜。我坐起来细听，发觉那声音并不是雷声。它过于尖利清脆。妻子牢骚道：“谁家这么闹腾，半夜敲盆砸锅的？”

我走到窗边，看到无数黑影在楼下狂奔。他们手里拎着盆状的东西，边跑边敲，还不停地喊道：“打雷啦！”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的声音像倾盆而下的雨点一样纷乱。妻子嘀咕了一句什么躺下睡了。

街道上更多的人出现在我的视线内。他们疯狂地摇动着路边的柳树，拼命地叫喊：“大风！刮大风了！”我从中听到了刘三的嗓音：“大家用力摇啊！越用力才越像大风！……冰雹，快下冰雹，是时候啦！”密密麻麻



的鸡蛋似的圆球从各个楼层飞奔向地面，发出了噼啪的响声。路上的人群开始欢呼：“打雷了！冰雹……”

有些圆球自作主张地向我的窗户飞来，我不得不离开了窗子。妻子轻微的鼾声在房间里浮游，窗外打了胜仗似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我打了个哈欠，然后莫名其妙地走进厨房，拎起和面用的铜盆，抓来一只大勺子在盆底上猛地击打。撞击声使我精神振奋，我听到自己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打炸雷啦！”



刘三跨着县长的大步子一直走到了村外，他的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村外春天的风景使刘三的心情更加舒畅愉悦了，他清了一下嗓子，悠闲地哼起了小调：“小日子过得——那个自在又清闲咧——哎嗨呀……”

刘三边走边唱，中午时分，他看到了马村外麦田中的一条小路。他用京剧的腔调喊道：“到了哇——”然后兴高采烈地朝那条小路走去。马村里唱戏的声音飘来，刘三自言自语：“今天的庙会可不小！”

刘三对那条小路非常亲切，它的出现使刘三有了一种得胜的感觉。刘三确实在那条小路上胜利过。前年的今天他在那条小路上捡到了一只大公鸡，去年的今天他在那儿捡到了一只小猪，外加一袋大米。那些东西都是去马村赶庙会的人粗心弄丢的。刘三今年一打春就等这一天了。他想，自己的收获会越来越多。他又想起了早上和老婆的对话，不禁自言自语：“那人整个一俗人，一点思想都没有！”

刘三已经走上了那条小路。麦田飘来的青涩甜香使他异常兴奋，他嘴里不停地嘟哝：“会越来越多……”那句话像是从他嘴里流淌出来的。

刘三开始睁大了眼睛，在那条小路上搜寻。他连一个小石块儿都不放过，生怕错过了什么。然而，他来回地搜寻了两趟，却连一根鸡毛一颗米粒也没有看到。他抬头望了一眼太阳，太阳已经不是早晨乐呵呵的样子了，它现在表情凝重、眉头深锁，好像藏着不可化解的心事。刘三点了一支烟猛抽起来，他的眼睛盯着那条小路不放。“或许自己来得太早了吧？”他想。

刘三把自己的一包烟抽完时，天已是黄昏了，赶庙会的人们踏着小路回了各自的村庄。一阵喧闹过后，小路上又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宁静。刘三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在小路上的第二番搜寻。然而他还是一无所获。他又依次仰起头去看太阳，但太阳已被无边的黑暗所谋杀。于是他眼前和心里也同时出现了一片黑暗，他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艰难地呼吸。

良久，刘三眼前的一切开始在黑暗中隐约浮现。那条蜿蜒的小路背叛了他，化为一条巨蟒，张着大口朝他游来，仿佛要将他吞食。刘三麻木的双腿不由地向后退去，嘴里又流淌出了一串话：“丢了，全都丢了……”

刘三的双腿已经另立门户。他被腿拖在回村的路上时，连一丝春天的